

## 第五十八回 潑天禍亂郎舅揮拳 平地風波夫妻反目

話說文卿議定罰酒，寶珠量淺，不能多飲，要紫雲兩個代消。文卿還不肯依，寶珠再三告免。文卿笑道：「此刻饒了你，回去要聽我擺佈呢。」寶珠粉面通紅，低下頭去。紫雲取過筆硯，磨了濃墨，將一幅花箋展開，送到文卿面前。文卿想了好一會寫了兩首七絕，遞與寶珠，寶珠接過來一看：

錦衣香處繫裙腰，為惜芳春步步嬌。  
人醉花陰雙勸酒，鳳凰台上憶吹簫。  
斜傍妝台罵玉郎，海棠月上意難忘。  
紅娘子解雙羅帶，沉醉東風錦帳香。  
寶珠看罷，贊道：「這兩首詩真好，集得一點痕跡沒有。我那裡做得出來？珠玉在前，只好擱筆罷了！但是我不做，你又生氣呢，勉強謔兩句塞責罷。」就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送將過來。文卿念道：

一時思君十二時，念奴嬌亦惜奴癡。  
銷金帳裡花心動，燭影搖紅夜漏遲。  
十二闌干憶舊游，石榴花放動新愁。  
自從郎去朝天子，懶畫眉峰上小樓。

文卿道：「竟是黃絹幼婦，就不集詞牌，也是妙極的了，我竟甘拜下風，做你不過，罰我十大杯。」吩咐紫雲斟酒，紫雲口雖答應，手中取個杯子，卻不肯就斟。寶珠忙奪住酒杯，陪笑道：「你的詩已就好極了，那裡還配罰？快不要這麼著，自家人，不過做了取笑的。就是不好，也不要緊，況你的又是真好。」

文卿厲聲道：「你不許我吃酒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你要吃酒，我來敬你一杯，何必定要十杯八杯的吃呢？」說著斟了一杯，笑盈盈的，送文卿口邊，身子一側，坐在文卿懷裡來，一把扯住手，橫波一笑，以目送情。

文卿見他低著頭，頰如螭鱗，白而且膩，襯著一道貼箍，如烏雲一般，掩映得黑白分明，再加上幾道金鏈子，晶瑩鑿影，文卿十分動情，一手理住明璫，在他項上聞了一聞，咬了一口，一股甜香，從腦門直打入心窩裡去。見寶珠兩頰紅潮，登時泛起，眼角眉梢，隱含蕩意，文卿此刻，心神俱醉，怒氣全消，倒摟住寶珠，溫存一會。又將他三人的金蓮，並在一處，不住的把握賞玩。在紫雲腿上脫下一隻花鞋，縷繡嵌珠，異香撲鼻。

文卿將酒杯放在裡邊，吃了一口，笑對寶珠、紫雲道：「你兩人的腳，倒是一個模樣。」紫雲道：「小姐的腳，是我手裡出的，自然同我一樣。」文卿道：「他雖比你更瘦。」紫雲道：「這叫做青出於藍。」文卿道：「你兩個是門戶中的腳，良戶人家，那能這麼苗條飄逸？」綠雲道：「大小姐還更象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家還有兩個象呢。」綠雲道：「大少奶奶同瑤姑娘。」文卿笑而不言。紫雲笑道：「把鞋給我穿上罷，一回情，二回是例了。」

文卿也不理他，將鞋杯送到寶珠面前，紫雲一把奪去，翻了寶珠一裙子酒，寶珠道：「不好，這丫頭作怪了。」文卿狂笑不止。綠雲忙用手帕子過來，揩抹乾淨。又坐了一會，文卿起身，寶珠等隨在後邊，丫鬟老婆子取了物件進去。文卿攜著寶珠道：「我們繞那邊過去。」帶了紫雲、綠雲慢踱，又游幾處亭台，已到晚香春圃，眾人抬頭一看，吃了一驚，見滿地芳蘭，俱皆枯死。文卿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寶珠竟看呆了。紫雲道：「為何一齊都萎呢？」說罷，蛾眉緊鎖，若有所思。

文卿對寶珠道：「你為什麼不言不語？」寶珠長歎一聲道：「天道如此，人事可知！」不覺感傷起來。文卿詫異道：「這不是無緣無故的！」寶珠搖頭道：「此非外人所知也。」文卿喚了園丁來問，園丁也覺奇異，稟道：「昨日好好的，怎麼過了一夜，就這個樣子呢？」文卿道：「回去罷。」拉了寶珠入內。寶珠進房，悶悶不樂。文卿追問，寶珠不肯說明，再問時，寶珠盈盈欲淚。文卿不解，也不深追。從此，寶珠心中忽忽有如所失，紫雲頗為憂煩，但不肯說明形之於色。

卻說松筠自到順天府任，微服察奸，提刀殺賊，聖眷又好，敢作敢為，風力非常，不避權勢。他手下本有五百親兵，加之寶珠帳下虎衛軍，也歸於他，無事就去操演。他這千人，自備軍餉，不費國家口糧。他原是大家，不在乎此，而且慷慨好義，濟弱鋤強，勢箴滔天，威權服眾，人都稱他為松二郎。但有一件僻行，專為狹邪之游，公餘之暇，就換了便服，到門戶中間逛。也有一班諂淫之徒，趨炎附勢，利誘他去頑笑。

一日，有個報新聞的來說：「佩香堂新到一個名妓，叫做茗香，是揚州人，色藝俱佳。」松筠聽見，高興已極，到晚穿了一身豔服，帶了兩名小童，上馬到佩香堂來。他是來慣的人，都認得他，不敢怠慢，忙請了進去。他向來眼內無人，橫衝直撞，見上首房裡，有絲竹之音，就掀開門簾，跨步而入，見四個相公彈唱，炕上坐著一人，不看則已，看見吃了一驚，不是別人，就是姊丈許文卿。松筠臉漲得通紅的，又退不出去，只得上前相見，倒是恭恭敬敬的。

文卿見他進來，心中不快，冷冷的不甚招呼。四個相公，忙起身請安。松筠一旁坐下，對文卿笑道：「大哥今天高興出來逛逛。」文卿冷笑道：「你們做地方官，尚且來逛，難道我們逛不得？」松筠一笑。文卿就同茗香說笑，全不理他。松筠坐了一會，見他二人頑在一處，有些坐不住。正要起身告辭，也是合當有事，文卿見他在座，十分不快，只說他不肯就走，想出事來挖苦他，問松筠道：「前天我們舍親送來那個盜案，至今未問，你到底辦不辦？」

松筠道：「已責成巡捕去查，三天內自有回話。」文卿道：「你那有功夫辦案子？你說不辦，我就替他送九門提督。」松筠道：「他不過前天才送來，三天限是要寬的。大哥的親戚即是我的親戚，焉有個不盡力的嗎？比外人事，我還著緊呢。」文卿道：「你終日花街柳巷，我就怕你沒工夫問到正事。」松筠道：「我也是偶然逢場作戲。」文卿道：「你這個偶然，我到偏偏碰見你。不是我說，你這個官沾的誰的光？是你姐姐的功勞，倒不可白糟踏了。這些地方，可以少到，你們比不得我們。」松筠低頭不語。文卿道：「你年紀已不小了，難道還象從前糊塗麼？」

松筠心中久已有氣，因為懼怕，不敢發作，權為忍耐。如今聽他刺刺不休，竟耐不住，又想起姐姐的病體，心下恨他，就正

道：「你那裡這些閒話，好瑣碎！」文卿怒道：「你還敢強？不聽我教訓嗎？」松筠道：「我為什麼聽你教訓？」文卿道：「還了得！你敢不怕姐姐了？」松筠道：「我怕姐姐，無因怕你。」文卿道：「我不許你到這裡來！」松筠道：「門戶人家，誰來不得？」文卿道：「我辦你職官挾妓！」松筠道：「你難道不是個官？你那意思，我也知道，我一進來，你就不願意。」

文卿大叫道：「我竟攆你出去！」站起來，直奔松筠，一手推來。松筠道：「我可不同你交手，你放尊重些，別討沒意思。」文卿道：「量你也不敢！」松筠大怒，見迎面是張大炕，口裡說道：「你當真要體面嗎？」手略抬了一抬，文卿支持不住，跌跌踉踉，直撞到炕上，頭在幾上一碰，擦去游皮一層。松筠已轉身出去。文卿扒起身要趕，松筠早已上馬去遠。眾人將文卿勸轉，將他抹了臉，擺酒與他消氣。

松筠回到衙門，傳了兩個營官，吩咐領二百人到佩香堂圍定，不問老少鴛母婁子，一齊捉來，不得違誤，又傳經歷帶二名番役協助。眾人答應，知道本官性急，何敢怠慢！頃刻點齊二百名精勇，抬槍火炮，刀槍劍戟，紛紛的到佩香堂來，前後門圍住。經歷守門，營官打了進去，見一個捆一個，見兩個捉一雙，一家子鬼哭神號，鴉飛鵲亂。兵丁又到後進來，文卿正在吃酒，忽聽一片哭聲，忙著人來前邊看，只見許多火把，擁進一起兵丁，將席上四個相公捉住，套上繩子，扯了就走。四人跪倒在地，哭道：「求大王饒命！」兵丁喝道：「休要胡說，府尹松大人坐在堂上等候，快不要遲。」

文卿嚇得站立一旁，不敢開口。營官認得文卿是本官的姊丈，教兵丁不許嘍哨，上前說道：「你請出去，我們要封門呢。」文卿只得垂頭喪氣，走了出來。這裡經歷封了門，帶著家人，到衙門回話。松筠即刻坐堂，問了幾句口供，不分男女，一概四十大板，逐出境外。且說文卿一路回去，想筠兒這小畜生，如此無禮，他雖是我平輩，論科分卻在我之後，竟敢目中無人，推我一跤不算，還要提了人去臊我面皮，可惡已極！我卻鬥他不過，只同他姐姐說講便了。越想越氣，到了家進房，非常之怒，坐下來，一片聲叫寶珠。

寶珠吃了一驚，只得答應，走到面前，文卿拍案道：「你這奴才，膽大極了，你沒有法子奈何我，教你兄弟打我嗎？」寶珠不知頭緒，竟答不出來，怔怔的看著文卿。文卿道：「我看你詞窮理屈，今天不說個明白，也不干休。」寶珠道：「你的話，我一句也不懂，為什麼緣故這般生氣？」文卿道：「你少要裝糊塗，你兄弟打了我，你難道不知道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兄弟也沒來，這話從那裡說起？」文卿道：「這奴才，還不信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你也不可破口傷人。」文卿道：「我罵你，還要打你呢！」寶珠道：「一發不講理了。」

文卿道：「你兄弟為什麼不講理呢？他舉手打我，我就開口罵得你。」寶珠道：「他在何處打你？他未必有此膽子。」文卿道：「我難道冤他不成？」寶珠道：「為什麼事，你也告訴我個頭緒。」文卿道：「我把情節告訴你，再定你的罪名，今天在佩香堂，你兄弟知道我在房裡，故意闖將進來。我說他幾句好話，他反挺撞我，要攆他出來，他竟回我的手，推我一跤，頭都撞破了。他又領兵來恐嚇我，將人家門戶封了，人拿了去，臊我的面子。氣壞我，你們也過不去，我這同你講話就是了。」

寶珠聽罷，臉都嚇白了，暗想這事如何是好？我真難住了。心裡埋怨松筠不該打他，只得勸道：「筠兒本不是個東西，你看我面上，不必同他一般見識。我明日回去，告訴我大姐姐，結實打他，教他來與你陪禮，此刻我先招陪你。」文卿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說得很容易，我不依，看你們怎樣。」寶珠道：「你要怎樣呢？」文卿道：「他既打得我，我就打得你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又沒有犯法，打我幹什麼？我倒說明天請大姐姐打他，替你出氣。」文卿道：「好寬鬆話兒，我等等明天呢！你道我不敢打你嗎？」

說著，取了一枝門門趕過來。寶珠忙退幾步道：「你也不能過於胡鬧，我姓松的未嘗無人！」文卿道：「奴才，你拿勢力來欺壓我麼？偏打你，又待如何。」舉起門門就打。紫雲、綠雲等一齊忙上前奪住，勸道：「姑老爺別生氣，都怪二爺不好。至於我們小姐，坐在家裡也不知道，打他無用，還是明天教小姐回去，同大小姐說，教我們二爺來替你老人家陪罪，再氣他不過，就是打他兩下，也是該的，何必傷了夫妻和氣！」

文卿那裡肯依，被紫雲等死命抱住，紅玉奪了門門，勸他坐下，又送上茶來。文卿將蓋碗對寶珠劈面打來，不知可否受傷，且看下文分解。